

接受过心理医生古靖之治疗的病人相继赴死，
连环自杀案惊动了整个城市！
制造天使的人，难道是一个魔鬼吗？！



催眠，是否可以让人忘记过去？
是否可以让人成为杀人的工具？
谁是真正的

天使制造者

徐然
著

人气推理女王徐然最新心理悬疑惊悚小说

神秘的催眠术，带你走进往生之地，倾听亡者的低语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使制造者

徐然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使制造者/徐然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4

ISBN 978 - 7 - 201 - 07469 - 6

I. ①天…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3233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9 375 印张

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1 - 4,400

定 价: 25.00 元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楔子 - 001

古靖之之章一 - 004

禾小绿之章一 - 020

古靖之之章二 - 030

禾小绿之章二 - 042

古靖之之章三 - 060

禾小绿之章三 - 080

古靖之之章四 - 095

禾小绿之章四 - 114

古靖之之章五 - 130

禾小绿之章五 - 142

古靖之之章六 - 166

禾小绿之章六 - 181

古靖之之章七 - 204

禾小绿之章七 - 220

古靖之之章八 - 248

禾小绿之章八 - 257

古靖之之章九 - 274

禾小绿之章九 - 291

E N D



楔子

午夜时分，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高架桥上的车子依然倏忽不断，夜的迷离和纵容，路面的畅快，给了驾驶者飞车的乐趣。

没有人知道，那个单薄的身影是什么时候出现在高架桥的隔离桥墩上的。

那是一个身穿白色针织开衫和淡蓝色短裙的少女，她独自坐在路中央，双手搁在自己的膝盖上，一双腿在栏杆下荡来荡去，看上去怡然自得。

夜风沁凉，时不时地掀起少女的短裙，露出包裹着厚长筒袜的修长双腿，惹人遐想。她有着一张白皙稚嫩的脸，一双黑亮的眼睛，她坐在车流中，一脸恬静，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意。远看去，白衣翩然，发丝飘舞的她，纯洁净美，像个坠入凡间的天使。

驾车者们都因此而减慢了车速，也许还有人想停下车来问一声：你是谁？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个地点？是在看风景吗？还是在等人？

可是，高架桥不是一个好的停车点，晚归的人们又各有各的迫不及待的赶路理由，驾车者们一闪念之后，仍是在少女面前滑过了车子。

夜深了，车子渐渐少起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少女脸上的表情忽然起了变化，她微微扬起了下巴，带着欣喜的神情，望着一辆快速驶来的白色宝马。

那样子，像是经过漫长的挑剔的筛选、甄别，终于发现了中意的完美新衣，跃跃欲试。

宝马车是今年上市的新款车型，车身锃亮，流线型设计。夜幕中驶来，华贵而内敛。

少女跳下桥墩，将裙角抹抹平，绽开一个微笑，看着那辆宝马车。

宝马车的主人也发现了这个少女，那是个心事重重的中年人，他仍沉浸在自己的烦恼中，对她，只不过是带着点不明所以地匆匆一瞥。

距离少女只有二十米的时候，车灯照射的范围内，少女的身影忽然消失了。

宝马车仍在全速前进。

“哐”的一声闷响，车子的右前轮似乎撞在了什么物体上，接着又碾过了它，物体的体积不大，中年人能听到车轮压扁它的轻微的碎裂声。

车身一个颠簸，中年人停了几秒，才后知后觉地回想起碾过那个物体的触感……不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触感！

原本一尘不染的车引擎盖上，突如其来地多了几点深色的黏稠液体。

中年人本能地望了一下后视镜。

彻骨的恐惧随之像一把冰锥刺中了他的心脏！

在他车后方二十米处，是一具躺得平平整整的躯体，一双纤细的手臂，姿势优雅地搭在躯体的小腹上方，如果不看那个在解剖学中被称为“头”的部位，这具身体就像极了是在摆好撩人姿态，静待着王子一吻醒来的睡美人。

不过，没有睡美人会是扁平的，没有“脸”的。

躯体的头部，已然成了缠绕着黑色毛发、红白相间的一团血肉。

中年人踩下刹车，惊恐和迷茫让他的大脑此时变得一片空白。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的宝马车刚刚碾过的，是少女的头……

一间静谧的内室，一抹摇曳的烛光是唯一的光源，影影绰绰的烛光，把一个人的影子投射到了天鹅绒的窗帘上。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子一动不动，像是进入了禅定。

远远的，救护车的“呜呜”声和警车的尖利警笛声传了来，划破了夜的静谧。

影子被惊扰了，缓慢地站了起来，移动到窗边，轻轻扬起了窗帘的一角。

一个微笑，在苍白的唇边绽开。

尖利的声音渐渐远去了，夜又恢复了它的宁静和深远。

烛火明灭中，一个声音喃喃祷念：

愿上帝宽容你的罪恶，接纳你在他仁慈的怀抱中，成为他永恒的天使。

古靖之之章一

“古医生，我觉得这间办公室好熟悉。”她睁开小鹿一般黑亮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眼神中带有不确定的迷茫。

似曾相识吗？

我从电脑前抬起眼睛，看了她一眼。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听过一个故事：丈夫因为重病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但依旧出现了术前医生预计的后遗症，他失忆了。从加护病房出来，妻子站在走廊的另一边，看着目光涣散、认不出自己的丈夫坐在轮椅上，忍不住红了眼圈。护士推着丈夫走过妻子的身边，丈夫突然转过头来，对着妻子说，“对不起，虽然很唐突，但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吗？”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我依旧爱你。”

讲这个故事的主持人红着眼眶这么说。

可是，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吗？

我不知道。

眼前的女人留着一头蓬松丰盈的短发，发尾齐肩，素颜，眉目清秀，穿一件

白色衬衣，领口微微敞开，米色阔脚裤和白色帆布鞋，全身上下的装饰品只有左腕上戴着的绿色护腕……

绿色。

我闭起眼睛。

我看过某些自诩专家教授的分析，他们大多数认为讨厌绿色的人，都有着一颗孤独而又焦躁的心。事实上，我当心理医生这三年，遇到过很多穿着红色的衣服，像一团火似的叫嚣着要杀人或者将被人杀病患……颜色能说明心理有什么问题？大概从那时候起，我就不再相信眼睛能看到的一切。

这也是我教导病人的第一条——

“用你的心去感受。”

也许她正好忠实地遵从了这一点。

我从电脑上拔掉U盘，放在西装马甲的口袋里，合上电脑，走到她面前。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似曾相识”是大脑的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不管是针对知识和概念的有意识记忆，还是针对回忆、事件、经历的无意识记忆，都有可能遭遇对面孔的知觉，对物体的知觉，对位置的知觉等等的知觉体系……简单来说，似曾相识和饿了累了一样，都只是人的一种体验，无法判断是否真实存在。

我见过很多人明明刚吃过饭，还不停地喊饿。

“你经常有这种感觉吗？对某些人某些事似曾相识？”我拉了一张椅子坐在她对面。

我想知道除了套近乎这个可能，她会不会还有些病态。频率是我常用的一个词，我相信所有心理医生都几乎是以此来判断病情的。一个月有两三天郁郁寡欢，甚至萌生自杀倾向，理论上是正常的。不过如果一个月有两三个星期都这样，就很迫切地需要心理医生治疗疏导了……

她听了我的话，耸耸肩，“我不知道。”

说得并不确定。

近距离看她的眼睛，非常漂亮。以前因为一个病患的缘故，我收养过一只

猫，白色的小土猫，尾巴断了一截，右腿瘸了，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跟人不是很亲近，总是在有阳光的地方，扮演着思想者的角色。当它和我对视的时候，目光专注，黑眸闪亮……只是我经常找不到焦距。

她应该看出我分神了，不过并没有做出什么激烈反应。她晃晃头，像是要驱除什么不好的念头，然后她说：“古医生，我做了一个梦。”

资料上显示她叫林茵，女，二十四岁，大专学历，有三年的工作经验，目前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

“梦见什么了？”我拿出纸笔，深吸了一口气，向后靠在椅子上，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我在纸上记录：2010年10月15日，下午3点2分，林茵，pre-talk。

如果不刻意看的话，我想谁也看不出。我的字迹过于潦草，是我的手有些不受控制的发抖造成的。

她开始讲述她的梦。

“那是一座深水潭，我就坐在水潭边的大石头上……天好黑，水潭上波光粼粼……水潭里面，有无数的水鬼和怪兽，在窥探着我，伺机而动……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像小老鼠一样，吱吱，哦不，是咯咯的咬牙声……我好像听见有个细细小小的声音在恳求我……拉我上来，拉我上来……”

也许她很善于讲故事，我的想象中，浮现了几个大学女生在夜半时分围在下铺，打着手电，讲鬼故事的画面——而一边压低声音讲述故事，一边欣赏同伴恐怖表情的主角，便是眼前的这位林茵。

言语恐怖，气氛惊悚，但是她本人，依旧是平静的、迷离的神情。

“突然，有一双手从水里伸出来，柔软滑腻，像长满了青苔似的，自上而下抓着我的脚……”

她忽然提高音量。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办……”她用力摇着头，好像真的很困扰，“我拼命地挣扎，可她就是不肯放过我，她的力气好大……我要被她拽下去了……她浮出水面了，手指白得像个雕塑，可是还在动，接着是一双细长的手臂，光洁的

肩膀……”

她猛然用自己没有焦距的眼睛对准我，咬着牙说：“她没有头，没有头！”

眼仁乌黑，眼神澄澈。

我不知道这个梦代表了什么。有些心理师可能会因此判断患者精神紧张、情绪焦虑，不过我不会这么做。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是现实的折射。

当然，前提是这个梦是真实存在的。

她勇敢地迎着我的目光，试图在寻找她需要的安慰或者答案。

足足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这样互相对视着，谁也不说话，好像玩一种谁先眨眼谁就输的游戏。

她是我所接触过的最具攻击性的病人，还有些许的暴力倾向。

大多数的患者根本不会自愿地和我眼神对视，而总是低头，躲闪。

我的诊室摆设很简洁，家具除了桌台和椅子，就是静静卧在角落中用屏风隔开的一张诊疗床。海水图案的壁纸、天鹅绒的窗帘、灰蓝色的长毛地毯，整个房间的主色调跟它的门一样，是深蓝色，室内光线柔和，桌台旁的复古式样的落地灯，散发出淡淡的昏黄光线。

即便是白天，我也很少会拉开窗帘。

我喜欢让患者们一进来就能同我一起步入一个轻松的氛围，这里很安全，很放松，和我一起聊天是愉悦的享受，而不是治疗……这招对新来的人没什么用，尤其是女人，她们的警戒心要比男人高很多。

不过现在不是她“攻击”的好时机，所以她还是退让了，缩回扶手椅上坐好，“你怎么看？”

我换了个姿势，双手交叉，身子微微前倾，眼睛还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她，“你希望我怎么看？”

这是戒备心理很强的心理病人惯用的伎俩，他们大多数时候不知道如何表达。病情介于自己能控制和不能控制之间，很容易臆想自己将要毁灭，于是

更加迫切地需要心理医生。有时候病人对医生的信赖，跟医生本人无关，是病人自己设计的结果。

“这个问题是我问你的！”她有些生气了。

她的生气就是斜着眼睛，挑高眉毛，跟同样这个年纪拉着脸、嘟着嘴的其他女孩相比，她这个表情更经常出现于四十岁左右，性格强势，事业有成的女人脸上。

我靠回扶手椅上，很平静地告诉她事实，“林小姐，我想提醒你，你还不是我的病人，这只是一次‘pre-talk’，你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证明你确实是心理问题而不是精神失常或者一时冲动。”

我看看表，提醒她，“你还有五十分钟。”

“我不认为，访客们肯耐心等待一个月的预约期，只会是一时的情绪波动。”

她口齿伶俐地反驳。

“人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生物，大多数人都不能完全地了解自己。”我压抑着烦躁的情绪，用半命令式的口吻说：“我们开始吧。”

在这场心理诊疗师跟问诊者的双人探戈中，我才是主导者。

“你在预约表上特别提起，你有一种瘾症……已经到了影响你正常生活的地步，是指这个梦吗？”

她第一次垂下了眼帘，犹豫了一会儿，看着自己的手指，好像那上面黏着她的心灵秘密。

“我喜欢排队。”她说出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答案。

和她的梦境一样，我对任何诉说都见怪不怪，“哦，你喜欢排队？”

在情况不明的时候，重复对方的话，是心理师的一个诱导谈话的技巧。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一鼓作气地：“我喜欢排队，是很要命的那种喜欢。不管那个队伍是公交站点的，还是小笼包店的，或者是百货店的，只要我经过看见了，就会忍不住加入，我会为此浪费很多时间，买一大堆并不需要的东西……事实上，我所有的空余时间，全都用来排队，我控制不住这种冲动……

我没有朋友，也没有存款……”

她垂下眼睛，好像很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你的意思是，你喜欢的是排队本身，对排队的目的并不关心？”

“嗯，我就是喜欢排队的过程。我今天出外勤，经过体育场，看到一个队伍从售票口一直排到了街上，我控制不住自己马上加入的冲动，公司的事情也不管了，跑过去排队……一口气排了三个小时，午饭都没吃，结果买了一张我从来没听说过的韩国歌星的演唱会门票。”

她苦笑了一下：“再这样下去，我想我马上又要失业了。”

“你为此失去过工作？”

我的口气想必很认真，因为她回答得也很认真。

“嗯，我为此失去过三份工作了，全都是因为出外勤的时候，丢下目标任务不管，跑去排长队。”

她轻轻地叹气：“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看到有排队的人群，都会忍不住第一时间冲过去。”

她停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道：“我现在是公司的新人，这第四份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失去它，大概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我在这个城市没有一个朋友，就算是遇到困难，也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我不敢交朋友，我怕别人说我是怪物。”

“这已经影响了你的工作和生活，到了妨碍你正常人际交往的程度。”我保持双手交叉，认真倾听的姿势，替她做客观总结。

“我……再这样下去，人生都要被毁了……”她的表情慢慢放松了，修长的手指放在膝盖上，微微低着头。

我更喜欢她这样，病人只有像病人了，医生才会像医生。

“你从什么时候发现你有这个情况的？”我抓过一支笔，在她的表格上龙飞凤舞地一边写着，一边问她。

“两年前。”她低声回答。

这是敷衍之词，我知道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影响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是哪

件事。

“两年前发生了什么事,还记得吗?”

“我,我父亲去世了。”她的声音更低了。

我的笔尖顿了一下。

房间里非常安静,我觉得她在等我说对不起——应对死者家属的官方语言。

我不喜欢虚伪的客套,也不需要,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她等我写完,殷切地看着我:“那么,我有没有通过你的‘pre-talk’测试?”

我没有抬头,“你的情况属于对外界特定事物过激反应的一种心理痼结,是强迫症的一种,和购物狂差不多,在年轻女性中是很常见的……算不得什么心理疾患,也很好治疗,你不必紧张。”

“购物狂”这三个字让她放松了些,点点头,看起来是真的听懂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你刚才说的梦。”我有些疲惫地放下笔,揉揉酸涩的眼睛,“你认为这个梦,和你的排队情结有关系吗?”

她眨眨眼睛,“我也不知道,那个梦很真实……古医生,您看过汤悠然的自杀视频吗?”

“看太多这种东西对你没好处。”我告诫她。

她叹了口气,“我认识汤悠然,确切地说,我认识汤悠然的妈妈,是她介绍我这里的,她说您的医术高超,不仅能解除患者的心理困扰,还能塑造健全完美的人格。”

她的口吻很真诚。

这些话我听多了,“她们过誉了,为有需要的人解除心魔,恢复正常,本来就是心理师的责任。”

“我没想到她会自杀……不知道为什么,汤悠然死了以后,我就总做这个噩梦……古医生,这会不会也是一种心理问题?”

她昂起头，很殷切地问。

除非你把视频当恐怖电影看。我把心里的想法压在嘴边，问：“你下周二晚上有没有空？”

她马上不假思索地回答：“有空。”

“下周二晚上七点，会对你进行第一次心理治疗。”

“太好了。”

她松了一口气。

她随即又问：“那么，治疗中会不会对我催眠？”

“你觉得需要吗？”

我反问她。她是做足了功课来的。

“嗯，我在下决心来心理诊所前，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我希望找个最好的解决自己问题的方式。”

我思考了一下，“对你目前的问题来说，可以用其他的心理咨询方法解决，比如心理疏导和系统的心理脱敏治疗，帮助你控制在看到排队时产生的焦躁情绪……虽然从实效的角度看，催眠治疗是最快的方法。不过，我暂时不建议你这么做。”

“为什么？”她有些恼怒地问。

我伸出手揉揉太阳穴，总是会碰到这种无理取闹的病人。治疗的方法是我决定的，而不是他们，这是很难理解的问题吗？

“因为你目前还不需要，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提前告诉你。”我站起身，把椅子拉开，给她创造可以离开的空间。

我希望她能懂我的意思。

她还是坐在椅子上，昂着头，目光坦然，“我知道有些人对催眠有误解——带着这些误解和偏见，很难有高质量的治疗。不过我对催眠没有心理负担，我了解过催眠治疗。事实上，我也查到了您的一些资料，我知道您在催眠术治疗方面是个权威，您能迅速抓住访客的心理特质，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您都能很快地让他进入催眠状态，再施行心理治疗。据说只要经过您两三次的诊疗，绝

大多数的访客都能康复。”

与其说她崇拜我，倒不如说她崇拜催眠术。

她和很多慕名而来的患者一样，对这个神秘的学科充满好奇和毫无来由的信任，就如同秦始皇相信有长生不老药一样。他们都相信，在我的催眠下，所有的精神折磨都会离他们远去，他们不会再情绪暴躁、失魂落魄、执迷不悟。

在我未施展催眠术之前，他们已经自我催眠了。

我看看表，四点二十六分。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我不再客气，摆出了结束谈话的姿态，“我还有个病人，我们下周见。”

我指指我的手表。

“这么快？都四点半了！”她惊呼一声。

像是不相信似的，她下意识地 from 身边大得出奇的帆布包里找出手机看时间，我发现她所有的东西都胡乱摆放，包里有雨伞、书、钱包、钥匙链、记事本、一些乱七八糟的饰物，还有一只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毛绒小熊玩具。

“时间过得真快。”她确认了时间，快快地放回手机。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和你在一起感觉很熟悉”和“时间过得真快”并列被票选为最有效搭讪用语。

后一句我也经常听到，来自病人。

她有点不情愿地站起身，提着背包走到门口，手扶在门把手上，“那么，下周二见。”

其实没有病人了。

经历过车祸，患有创伤后遗症的刘先生因为岳母生病，取消了预约，这意味着我可以提前下班。

就连我也不能说，不能开车比岳母的病更严重，哪怕只是感冒。

我靠在椅子上，又揉揉太阳穴。